

汉语语法演化史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汉语语法演化史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语语法演化史 / 石毓智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12 (2016.5重印)

ISBN 978-7-5392-8349-4

I. ①汉… II. ①石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8516 号

汉语语法演化史

HANYU YUFA YANHUASHI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字数 90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349-4

定价: 90.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5-67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编 判断 疑问 感叹 焦点

1.1 先秦判断标记“也”及其功能嬗变	2
1.2 指代词“是”发展成判断词	21
1.3 先秦疑问形式的类型转变	38
1.4 从疑问标记向感叹标记的发展	56
1.5 疑问词“多”向感叹标记的发展	73
1.6 疑问和焦点的历史渊源	89
1.7 语法系统制约疑问代词向其他功能衍生	98
1.8 新兴的“有没有+VP”问句	112
1.9 疑问代词发展成否定标记	126

第二编 动词性结构与标记

2.1 动补结构的历史来源	142
2.2 双音化趋势诱发动补短语融合	158
2.3 使用频率对动补结构产生的影响	180
2.4 语义的相关性与动补的融合	197
2.5 动补产生的句法环境	213
2.6 动补结构的发展过程	234

2.7 体标记产生的历史条件与过程	249
2.8 领有动词向完成体的发展	267
2.9 否定标记系统的历史变迁	281
2.10 动词重叠产生的历史环境	315
2.11 谓语结构的有界化	321
2.12 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原则的形成	333
2.13 动词拷贝结构的产生过程	347
2.14 “连”字结构的产生过程	360
2.15 比较句的结构嬗变	369
2.16 结构嬗变对形容词和副词标记的影响	386
2.17 动补结构所引起的形态词法变化	402
2.18 动补结构所带来的句法发展	423
2.19 动补结构的方言发展不平衡	443

第三编 被动式处置式工具式

3.1 被动式标记的词汇来源	464
3.2 动词“叫”向被动标记的发展	484
3.3 动词“让”向被动标记的发展	503
3.4 处置式的产生和发展	521
3.5 处置标记“将”和“把”的历史竞争	538
3.6 动词“拿”向处置式标记的发展	559
3.7 动词“给”向被动和处置双重标记的发展	576
3.8 方言中处置式和被动式的共标记现象	593
3.9 方言处置式的代词回指现象的历史来源	613

3.10 伴随介词向处置式标记的发展·····	621
3.11 处置式与工具式的历史纠葛·····	627
3.12 工具格标记的功能扩展·····	641

第四编 名词性结构与标记

4.1 先秦汉语代词的基本语序·····	654
4.2 秦汉时期后置关系从句的成因与功能·····	664
4.3 量词产生的动因与过程·····	676
4.4 名词和动词的数量表达的语序变异·····	698
4.5 结构助词的兴替与“的”的语法化·····	715
4.6 从指示代词到结构助词的发展·····	732
4.7 复数标记“们”产生的历史条件·····	747
4.8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历史关系·····	758
4.9 宾语标记“个”的历史来源·····	773
4.10 名量词重叠规律的历史变化·····	786
4.11 自然数“1”发展成有定性标记·····	799

第五编 概念结构与语法演化

5.1 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变化对语法的影响·····	816
5.2 限止连词到转折连词的发展·····	830
5.3 进行体标记的词汇来源·····	840
5.4 从进行体到将来时的延伸·····	857
5.5 将来时标记产生的语义基础·····	866

5.6 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功能的衍生	880
5.7 行走类动词向将来时标记的发展	889

第六编 语法演化的动因与机制

6.1 时间一维性诱发动词向介词发展	900
6.2 诱发语法变化的语用因素	915
6.3 类推和重新分析诱发语法发展	933
6.4 基本语序对语法系统的影响	942
6.5 内部演化与语言接触	957
参考文献	969

第一编

判断 疑问 感叹 焦点

第一编 判断疑问

感叹 焦点

1.1 先秦判断标记“也”及其功能嬗变

1.1.1 引言

先秦汉语的虚词“也”的用法表面上看起来纷纭复杂，而实际上它的众多功能都是由其判断用法派生出来的。本章将从语言共性的角度，探讨“也”的各种用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它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判断，由此而发展出表达焦点、强调、对比等其他各种用法。这样可以对先秦“也”的众多用法做出一个简单而和谐的解释。同时，我们也将探讨现代汉语的副词“也”与古汉语的判断词“也”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语法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但始终处于缓慢的发展过程之中。汉语具有三千多年的史料记录，使得我们能够观察很多语法变化的完整发展过程。但最早具有史料记录的汉语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已经具有各种各样的语法标记，要考察那时候的语法标记的发展过程，常常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上古汉语有关现象的语法化过程，应该跟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一致，特别是跟后来汉语的发展规律具有很大的共性，因此可以根据人类语言的共性和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来重构上古汉语发展的历史，给上古时期的同一个标记的多种用法之间建立起内在的逻辑关系。

先秦汉语中最复杂的语法标记就是“也”，它是所有的虚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能出现的句法位置也最多。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也”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归纳描写之上，至于众多用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哪一个核心的，为何能够衍生出那么多用法，人们尚知之甚少。本章将根据其他语言的有关现象，特别是现代汉语的相应用法，来探讨这些问题。

1.1.2 “也”的判断用法及其词性

1.1.2.1 “也”的基本用法

“也”字在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尚书》中尚没有出现,而在《诗经》、《左传》、《论语》和战国以后的典籍中却用得很频繁。它在《诗经》等文献中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语法标记,要理清清楚它的功能系统,首要任务是确定它的核心用法是什么。在《左传》中,“也”占全部语气词用法的68%,句末“也”的各种功能如下。

句末“也”的各种统计

判断语气	1355	46%
解释、说明语气	1089	37%
陈述语气	155	5.3%
历数语气	109	3.7%
命令、劝诫、祈使等语气	98	3.4%
疑问、询问语气	69	2.4%
感叹语气	42	1.4%
共计	2917	

由此可见,“也”最主要的功能是表示判断。先秦汉语没有可用于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判断动词,根据我们的统计,99%的上古汉语的判断句都用句末语气词“也”来标记。其典型格式为“NP(者/也),NP+也”,其中主语之后的“者/也”可以省略。例如:

- (1) 制,岩邑也。(左传·隐公元年)
- (2) 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 (3) 彼,虎狼也。(左传·哀公六年)
- (4) 弓矢者,器也。(易经·系词下)
- (5) 麟者,仁兽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现在普遍认为“也”是一个语气词。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跟它常常出现于句末有关，因为这是语气词的典型位置。此外，因为先秦的判断句缺乏动词成分，只好认为判断句的名词直接作谓语。这不论是从当时的语法系统来看，还是从后来的语法系统来看，都显得很特殊，因为古今汉语的名词一般不能直接作谓语。当然，如果认为“也”是一个动词，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为何只能出现在判断句的宾语之后，而跟其他动词只在主语和宾语之间的用法不同？下面将从“也”的分布与其语法特性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也”与普通动词具有共性，这反映在它与别的典型的语气词共现的语序上。对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的统计结果显示，多个语气词共用情况的详细统计，两个语气词连用的共有 18 种组合，“也”字只能用作第一个成分，由其构成的共 7 种组合：也已、也矣、也乎、也与、也邪、也哉、也夫等；三个语气词连用的共有 5 种组合，同样“也”字也是只能作第一个成分，由其构成的组合有 3 种：也已矣、也乎哉、也与哉等。例如：

(6) 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诗经·终南）

(7)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8) 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

(9)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

(10) 此亦妄人也已矣。（孟子·离娄下）

在所谓的“复合语气词”中，“也”只能用作第一个成分，说明它的词性仍不同于一般的语气词。特别是它后可跟表示事态变化的语气词“矣”和完成的语气词“已”，而这两个语气词是经常跟动词搭配的，如上例所示。这说明“也”也具有动词的特性，与普通的语气词有所不同。“矣”前的典型成分是动词，例如：

(11) 鸡既鸣矣。（诗经·鸡鸣）

(12) 公定，予往矣。（尚书·洛诰）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稳妥的推测：“也”是一个仍保留着动词性的语气词，它原来可能就是一个判断动词，发展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早

期史料，它已经虚化为类似语气词的成分。由动词向语气词的发展是上古汉语常见的现象，比如语气词“已”原来也是一个动词，可以单独作句子的谓语：

(13) 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诗经·陟岵）

(14)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诗经·江汉）

然而，难以解释的是，“也”为何只能出现在判断句的宾语之后。史前汉语跟后来的语言一样，也经历过各种语法演化过程，但是因为史料缺乏，那时的详细发展过程已经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语言的相关情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判断词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个高频率的基本词语，这容易导致它进一步语法化。因而在一些语言中发生语音弱化而成为一个附着成分或者词缀，比如波兰语的判断词已经词缀化，只能依附于带重音的动词词根之后出现。我们据此可以假设，先秦“也”也是由动词发展成一个附着成分（语气词），因而失去了独立使用的资格，就依附于判断句的宾语（重音）之后而出现。

1.1.2.2 判断词的功能扩展

每一种语言的判断词都是最活跃的成分，往往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相关的功能。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我们了解先秦“也”的用法多样化十分有帮助。从跨语言的角度看，人类语言的一个共性是，判断词往往向以下功能衍生。

判断词→焦点、义务、条件、序数、预防性等

可以从人类语言的共性中概括出如下判断词的三个发展步骤：

第一步，判断词经常用于表达焦点的分裂句中，其结构为：“NP/PP + 判断词 + 从句”。该结构主要用来凸显新的已确定的 NP/PP 所指信息，从句则表示背景信息。

第二步，其中的判断词进一步虚化为焦点标记，该结构也常用来强调疑问代词。

第三步，焦点结构发生了功能转移，疑问代词必须被焦点标记标识。

从多种语言反映出来的共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判断词的跨语言的发

展链：

判断词→焦点标记→强调标记→对比标记

拿判断词“是”为例来说明。它萌芽于先秦末期，发展成熟于南北朝时期，到现代汉语里已经演化出丰富多彩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四种：

1. 判断词。比如“我是老师”。

2. 焦点标记。“是”只能焦点化紧邻其后的成分，谓语之前的名词或者介词短语一般都可以被焦点化。例如：

(15) 是小王昨天在门口用钳子把自行车修好了。——焦点施事

小王是昨天在门口用钳子把自行车修好了。——焦点时间

小王昨天是在门口用钳子把自行车修好了。——焦点地点

小王昨天在门口是用钳子把自行车修好了。——焦点工具

小王昨天在门口用钳子是把自行车修好了。——焦点受事

宾语焦点化的方式最值得注意。因为动宾之间不允许插入“是”，因此宾语名词无法被直接焦点化，必须改变句子结构才行。具体方法是用“的”把宾语之前的主谓结构转换成一个从句，然后在宾语之前加上“是”来使其焦点化，变换过程为： $NP_1 + V + NP_2 \rightarrow (NP_1 + V + \text{的}) + \text{是} + NP_2$ 。例如：

(16) 我们看到了一只兔子。→我们看到的是一只兔子。

他们早上喝了牛奶。→他们早上喝的是牛奶。

3. 强调标记。动词或者形容词成分之前的“是”一般起强调作用。根据所搭配词语的不同，被强调的内容也有变化：其后为动词短语时，一般强调事实发生的真实性；其后为形容词短语时，则强调性质的程度。例如：

(17) 她昨天是没来。她是聪明。

妈妈是要问这件事的。他是会来帮助我们的。

这个园林的面貌是会有变化的。主编的工作是要担责任的。

4. 对比标记。做对比标记的“是”通常涉及由单句组成的话语组织。现代汉语的“是”可以用于各种各样对比的情况。对比是指联系两个（或者更多）相反、相关或者不同的事物、性状或者事件。其抽象格式可以描写如下，其中的S代表单句。

S_1 (是), S_2 (是)。

对比至少由两个单句组成。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a. 肯定和否定的对比。前后两句常用“是”和“不是”连接。例如：

(18) 我们可不是为了那俩钱，我们就是为了主持正义。

她主要是心灵上的伤害而不是经济上的。

b. 两种不同性质的对比。其中只有一个句子用“是”，另外一个句子为普通的陈述句。例如：

(19) 噢，她没出事儿，我们是想采访她。

其实，我倒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这事有点儿怪。

c. 选择格式。“是”和“还是”连接两个单句，提供一种选择。通常是表示选择问句。例如：

(20) 是花在男人身上……当然是自个男人，还是光花在自个身上？

不怕，你说怎么着吧？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

d. 假设、让步、条件等句子的对比。“是”经常用于这类复句中，引入表示假设、让步、条件等单句，与后面相关的情况形成对比。例如：

(21) 要不是我这人坚强，不信邪，怕也要步她后尘了。

就是跟女同志接触多一点儿，也不能乱猜疑人家呀！

我看咱们还是先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吧，不然怎么能引导群众走正路？

可戈玲，我不忍，还是让她当温室里的花朵吧。

1.1.3 焦点标记“也”

上述分析已经确立了“也”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判断，并讨论了判断词向其他功能衍生的语言共性。现代汉语和其他语言的例证都说明，判断词往往会发展成一个焦点标记。先秦汉语的“也”也不例外，它的很多用法都是起焦点化的作用，使其前面的成分焦点化，成为句子的新信息。跟现

代的“是”相比，“也”的句法分布也具有一致性，它在判断句中只能出现在宾语之后，那么它做焦点标记时也只能出现在被焦点化成分之后。相对地，现在“是”是出现于判断句的宾语之前的，它作为焦点标记也只能出现在被焦点化的成分之前。

“也”的焦点用法不限于句末的位置，可以在句中的各个位置出现。句中“也”之前的成分非常具有启发性，它们都是名词性或者介词性短语，即都是指示离散性的事物的，因为只有这些成分才可以被焦点化。而不能出现在句中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无法被焦点化的连续量词语之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句中“也”为焦点标记。

在先秦汉语中，如果其前是名词成分，句中的“也”多为焦点标记。关于“也”在句中的用法，人们的认识尚不清楚，目前几乎所有的语言工具书和专著全部认为是表示“停顿”，这等于说句中“也”没有实在的意义功能。《诗经》是最早用“也”的文献，下面是所谓“也”的“停顿”用法。

(22) 不我以，其后也悔。(诗经·江有汜)

(23)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经·柏舟）

(24)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诗经·氓)

(25)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经·车攻)

(26) 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诗经·长发)

固然，部分句子中的“也”后可以停顿，但这只是它的表象，尚需要解释它停顿的功能是什么。其实，如果前面是名词成分，句中的“也”多为焦点标记。

因为“也”经常出现在句首名词之后，有些学者就认为它是话题标记。比如：

(27) 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庄子·达生)

(28)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论语·公冶长)

(29)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孟子·离娄上)

话题的语义特征是交际双方所共有的旧信息，可是上述例子的“也”

前成分并不符合这一特征。先秦汉语的典型的话题结构是把受事名词从动词之后提前，原来的位置用代词“之”回指，这种话题成分是不能用“也”标记的。例如：

- (30)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

上例中的“夏礼”和“殷礼”都是典型的话题，那时同类结构的话题成分都不用“也”标记。

话题和焦点的语义特征是对立的，话题是已知信息，焦点则是新信息。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句首名词之后的“也”有些是焦点标记，有些则是对比标记。“也”的焦点用法主要有以下七种结构类型。

一、VP + 者，NP + 也。上文谈到，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判断词用于分裂结构中，焦点化紧邻的名词，从句则表示背景知识。先秦汉语的“也”也具有这种用法。其中“者”的功能就是把一个句子转化为一个从句。例如：

- (31) 能补过者，君子也。（左传·昭公七年）
 (32) 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鹞也；为汤武殴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
 (33)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34)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也”所焦点化的成分还可以是其他成分。下面例子中焦点化的成分为序数词、者字短语，甚至否定副词。例如：

- (35)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卫灵公）
 (36)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37)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孟子·梁惠王下）

有时候从句可以是零标记的，“者”不出现。例如：

- (38) 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有时候焦点成分“NP+也”也可以用于句首，置后的从句则不需要“者”。

例如：

(39)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

(40) 之人也，物莫之伤。(庄子·逍遥游)

上述两句话可以变换成“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者，是鸟也”和“物莫之伤者，之人也”。它们之所以要颠倒语序，跟有定标记“是”和“之”作定语表示强调有关。

跟其他语言的发展规律一样，该结构可以用来强调疑问代词，因为疑问代词自身含有句子焦点的特征。根据对先秦经典所进行的广泛调查，在所有的疑问代词中只有最常见的“谁”和“何”可以与“也”搭配，而且只能出现在句末。本来“谁”和“何”可以作句子中的各种成分，“也”也不限于句末，关于“谁也”和“何也”只能出现在句末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受上述所谈先秦分裂式焦点结构的限制。下面是有关的用例：

(41) 南冠而縻者，谁也？(左传·成公九年)

(42) 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左传·昭公七年)

(43) 追我者，谁也？(孟子·离娄下)

(44) 妇人不貳斩者，何也？(仪礼·丧服)

(45) 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礼记·问丧)

值得注意的是“……者，何也”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焦点化格式，“者”前的成分可以是单独的名词，比如“甥者何也”(《仪礼·丧服》)。

在先秦汉语中有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何”作宾语必须前置，但是有“也”标记的话，就不能前置。例如：

(46) 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47) 尔饮何也？(礼记·檀弓下)

疑问代词前置和加“也”都是焦点化的手段，它们的功能相同，因此不需要同时使用。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先秦汉语跟其他语言有些不一样，疑问代词并不需要用焦点“也”标记，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语法系统存在着依靠移位表达焦点的手段。